

OPEN  
{ 开放 }  
[ 系列 ]



# 西西里岛的守望

*There's No Home*

---

[英]亚历山大·巴伦 著  
Alexander Baron  
常吟 译

---

CIS  
PUBLISHING & MEDIA  
\*\*\*\*\*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# 西西里岛的守望

*There's No Home*

---

亚历山大·巴伦 \_ 著  
Alexander Baron  
常 吟 \_ 译

---

CIS  
PUBLISHING HOUSE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西里岛的守望[英]巴伦(Baron,A.)著;常吟译.--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3.6  
(OPEN经典)

书名原文:There's no home

ISBN 978-7-5404-6232-1

I. ①西… II. ①巴…②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1927号

## 西西里岛的守望

作者:[英]亚历山大·巴伦Alexander Baron

译者:常吟

出版人:刘清华

责任编辑:耿会芬

内文排版:钟灿霞 谭 细

封面设计:吴学军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邮编:410014)

网 址: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7.5

字 数:180千字

版 次:2013年6月第1版

印 次: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978-7-5404-6232-1

定 价:22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## 前 言

无处为家

别了，西西里的海岸；

别了，山谷和丛林；

此处再也没有苏格兰大兵征战；

洒尽热血的我们已经疲惫不堪。

别了，西西里的海岸；

别了，山谷和丛林；

此处再也没有可以花言巧语的家园；

洒尽热血的我们已经疲惫不堪。

苏格兰师写给西西里岛的告别，哈密什·亨德森作。

## 第一章

这不是一个战争故事。这只是战争中一段插曲。在这里，几乎被遗忘的平凡生活重又浮出水面，人类痛苦地，甚至是心碎地意识到，自己终究不过是人而已。

究竟是哪场战争？无所谓。或许是吾辈的战争，或许是父辈的战争，又或许，是对未来战争的预见。总之，无伤大雅。

但是，既然人们大多希望了解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，那么不妨这样设想——故事发生在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镇，那是1943年8月5日。

整个早晨，英国士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小镇。他们排成散乱的一路纵队，穿过加里波第门，沿着陡峭而狭长的加里波第街一路行走，脚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他们的靴子和绑腿上满是灰尘，深色丹宁裤肮脏变形、破旧不堪，卡其夹克上汗渍斑斑。高温使得他们的脸呈现出红色或是闪闪发亮的棕色，在胡茬和伤口的掩映下更显狰狞。肩上的行囊和武器令他们直不起腰，倍感疲惫。阳光洒在身上，有如榔头从头顶落下，从街面或两旁的墙壁上弹回来，一阵一阵，跟烤炉里一样干燥炙热。周围一丝阴凉也没有，每个角落都反射着炫目的白光，

把眼睛刺得生疼，头痛欲裂。正因为这样，士兵们对这座城镇毫无兴趣，只在很偶尔的情况下才会抬头瞥上一眼，尽管他们为之战斗了那么久，损失那么惨重。对战斗的执迷依然笼罩着他们。那是一种神奇的恍惚感，能够麻醉人体所有感情和机能。此时，只有军人的感官还在工作，驱动他们饱受折磨的身体，绕过街上遍布的瓦砾堆，搜索前方路面上的地雷，侦察两旁的屋顶上和窗子后面是否有埋伏。城镇北面山脚下的战斗远远地传来尖利的声响，表明德军的后卫部队仍在负隅顽抗，不情不愿地沿海岸向墨西哥撤退。

来到加里波第街的尽头，眼前似乎是这座城镇的主干道。宽阔的街道上，精致的建筑物、商店，两侧栽满树的广场，与庞大的废墟交相呼应。太阳就挂在头顶，炙热的光束填满半边天空，令人难以忍受。街道尽头，埃特纳火山蓝色的身影高耸入云，看起来近在咫尺。这座庞然大物冷静而镇定，仿佛是在嘲笑他们，就像连日来一样。在身后灼热的平原上，士兵们刚刚经历了几天几夜的屠杀，尸横遍野。整个早上，他们源源不断来到这里，装甲车不紧不慢地穿过街道，仿佛是来观光游览的。车子开到城镇的另一头才会提速，发出恼人的声响。坦克、货车、水车、摩托车，还有步兵纵队，迈着不屈不挠的步伐，依次前进。头顶的太阳越升越高，最后一缕微风也销声匿迹。空气变得越发燥热，仿佛在一瞬间就能将人点燃、榨干。日光在人们眼前分崩离析，这份光辉在黑色的窗帘和五颜六色的火焰之间闪烁跳跃，于是，四周白色的墙壁和脚下漂白的街道仿佛晃动起来。

一个步兵连步履蹒跚地踏上主干道。他们的指挥官走在队伍前方，尽管衣衫褴褛同任何一名普通士兵无异，其身份依然是远远望去就不容错辨。他身材高大，举止不凡，警觉性高，即便隔着很远的距离，也能够感觉到，他时刻在记录、权衡。连耸肩的姿势都清楚地暗

示，他不会对任何一枪冷弹毫无防备。他那稳健的步伐，彰显出极强的决断力。这样一个生来便是领袖的人，总是能够鼓舞人心。那些从避难所里爬出来，卑微地缩在街角，面如死灰的百姓，在看到他之后，眼中仿佛也注入了生机。而他身后的士兵，更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，就好像事先被拴在了一条绳子上一样。

一辆摩托车从他的队伍旁边呼啸而过，然后在街道的另一边急刹车。他抬起手，身后的士兵纷乱立正。他与摩托车司机商量着什么，一边说一边向后推了推头上的钢盔，露出几缕红金色的头发，与他浓密的胡子如出一辙。之后，他又向赶忙跑到他身边的属下交代了几句。

队伍重新行进起来，士兵们有如在梦游，一旦停下，再动弹便很艰难。他们摇摇晃晃走了五百码，来到一处开阔宜人的广场，然后离开主干道，走到广场一侧建筑物的墙角下。指挥官不带任何语气地下了一道命令，队伍便散开了。士兵们卸下行囊，将武器靠在墙边，一阵嘈杂，伴随东西掉落的吧嗒声和水壶被打开的噗噗声。有人开始高声讲话，打破了行军的旋律。他们终于又成了自由人，并立刻感觉到自己是多么体力不支。他们坐在便道上，背靠着墙，伸直双腿，将帽子或是手帕盖在脸上以躲避阳光。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兴趣，也不想知道突然停下来的原因，显得了无生气。唯有指挥官还保持着军人的紧张和活力。他站在路边石上，看着其余的士兵逐渐抵达。他两腿自然分开，仰着头，手臂向上伸展，看起来有点不耐烦，但又不知疲倦，仿佛是在用自己的姿势表达对太阳的藐视，着实是个坚忍不拔、永不言败的人。

整个队伍只有六十人左右。不到四周以前，当他们离开登陆艇涉水上岸的时候，人数还是现在的两倍。

率先有所动作的是个敦实的年轻人。即便是此时，他看起来也比同伴整洁一些。他已经把夹克像衬衫一样扎在腰带里，并且用一小片纸擦去了靴子上的灰尘。这最后的动作看起来很不合理，因为他的脸上还布满汗水和尘埃，活脱脱像是戴着白色的面具。然而他那灰色的双眸却透着坚定，混合了敏锐与天真，好像能给汽车、收音机都注入贵族血统。他名叫杰弗里·乔布林。此时，他略显僵硬地站了起来，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。

坐在他旁边的男人宠溺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他们有着酷似的面孔和身形，头发都是黑色的，竖直向上生长，与灰色的眼睛形成鲜明对比，给面容增添了喜剧色彩。但是，坐着没动的那位看起来年龄大些，体型更加健硕，当他坐直身体看着杰弗里的时候，显得更沉稳，双眼闪耀着成熟的智慧。他叫哈利·乔布林，今年三十岁，比他弟弟年长七岁。

杰弗里回来了，跟同伴们说：“那座大型的建筑是所大学，卡塔尼亚大学。看上去真雄伟，不是么？他们把这条街称为埃特纳路，是这座城镇的主干道。”

哈利嘟囔道：“我不想听这些，告诉我哪儿能找到一杯上好的冰镇啤酒，我就愿意洗耳恭听。”在他善意的嘲弄背后，有着很深的感情，他为自己的弟弟感到骄傲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杰弗里总像一条敏捷的小狗，四处搜寻信息。他会骄傲地告诉同伴，刚刚路过的教堂建于十四世纪（其他士兵可能根本没有抬眼看），脚下的废墟曾经是一座希腊神殿（比如昨天那场战役留下的残骸），埃特纳火山高 10712 英尺，意大利百分之六十的出口产品都来自西西里岛。他会用虔诚的语调历数曾经走过这条街的军队，希腊人、罗马人、诺曼人、撒拉逊人、加里波第自由军团。其他人都会恭恭敬敬地听着，尽管他们对这



这些事情本身并不感兴趣，但他们对知识倍加尊崇。他们会说：“一点都没错，小杰弗里是个有学问的孩子。”这在哥哥哈利听来，是多么骄傲啊！

“别跑来跑去了，”哈利对弟弟说，“坐下来休息会儿吧，过去几个星期我们已经跑得够多了，能歇会儿的时候最好还是歇会儿。”

“什么？跟着老杰瑞跑东跑西么？”休息五分钟已经让杰弗里重拾他那无尽青春活力。“我们肯定马上就得起来跟着他走了。”前方，还会有更多的城镇、迷人的美景、守着峭壁的村庄、蜿蜒着爬上山顶的白色公路。那些壮丽而绚烂的色彩，是这个在肯特郡煤田上长大的孩子见所未见的。他幸福地叹了口气。“噢，要把这些都写在信里！”对他来说，写信实在是意义重大。他的家书总是很长，细数在这片神奇大陆上的美妙旅程。哈利写给“老夫人”的信则很简洁，措辞精炼，而且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确认他弟弟一切安好。扶持和保护“那个孩子”，从来都是他人生第一要务。这不仅仅源于他对杰弗里与生俱来的强烈而含蓄的爱，同时也因为如果这个小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“老夫人肯定活不下去”，哈利心里向来这么想。自从父亲和长兄在一场矿坑事故中罹难，哈利就一直负责照看杰弗里，起先是在矿上，后来是在军队里。刚刚经历的这场战争，哈利承受着双重压力。他们长途跋涉穿过平原，跨过血染的锡美托河，把疯狂的敌人从一个农舍赶到另一个农舍，从一个战壕赶到另一个战壕。每前进一步，每次有人倒下，每次掩体被摧毁，哈利都会感到极度痛苦，因为他的弟弟处于危险之中。然而，无论是高温、水污染、汗水和灰尘，还是苍蝇、蝎子、疮口、痢疾和疟疾，在他们的家书中都从未提及。杰弗里这样写道：“亲爱的妈妈，今天我们远远看到一座建在岩石上的城堡，长得很像吉布的牙膏广告里面的那一座。它的名字叫布朗蒂，内尔森领主

曾经在那里住过。”哈利则这样写道：“亲爱的妈妈，孩子一切都好，你寄来的治肝盐我让他吃了。”现在，哈利感觉很累，比任何其他士兵都要更累，更筋疲力尽，家人带来的负担使他倍感虚弱无力。

躺卧在他们附近的一个小个子男人抱怨起来：“对你来说当然没什么，你没什么可担心。可我身上还有责任，我有五个孩子，我根本不应该来这儿。”

杰弗里笑了：“你还在唱那个老调子？你该学着往好的方面想了，你来这儿都多久了？”

“十个月。我跟你说，足足十个月啊。这一切都是错误。”小个子男人看上去去兹而欲泣，“他们就不该招我入伍。体检的时候那个老大夫都笑出声来了。他跟我说：‘别担心，他们绝不会让你当兵的。’”

哈利打断了他：“没错，他们不会，他们不会让你当一辈子兵的。”

小个子男人名叫凌，他还在絮叨着自己的悲剧，一遍又一遍，像叽叽喳喳的鸟叫，而且同样尖锐刺耳。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同伴都叫他“麻雀”。“对你来说没什么，可他们根本不该把我带来。”

杰弗里接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有五个孩子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已经在这儿了，离家一千五百英里。你怎么就不能安静会儿？这样抱怨个没完只能让你心情更糟。”

哈利抬起头：“别傻了，那是他前进的动力。对吧，麻雀？”

麻雀感到愤愤不平，光头上起了皱纹，发育不良的肩膀也耸了耸。事实上，心中的委屈是他支持下去的动力，满腹牢骚是为了抒发困惑和不解，好让他能够继续逃避现实。别人都不能理解，在之前的战役中他是怎么活下来的。他根本不曾奋斗前进，而是一直茫无目的的徘徊，瞪着两只大眼睛，惊恐得像个孩子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现

在是唯一没有背上烙印的人。多数士兵都垂头丧气地瘫坐在地上，连灵魂都是疲惫的，脸上写着深深的惊恐。麻雀的脸上只有纯粹的劳累，就像一个受到惊吓的顽童，焦躁不安，充满厌烦。入伍之后，除了怨恨和令人讶异的天真，他的脸上鲜少露出其他表情。

他咕哝道：“我们的吃的呢？一日三餐，这是我们的权利。我知道那个定量级别，我知道我有什么权利。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坐下来吃过饭了。”

“闭嘴吧你！”

士兵们抬起头，克拉多克中士正站在他们面前，说道：“麻雀，你可真是个幸运儿，没有想象力，一点儿都没有。我要是你就好了。大家在战壕里拼命，人人都担心被一枪打破头，可你却在琢磨什么时候发军饷。我们穿越雷区，四周不断有倒霉蛋被炸飞，你却因为脚上起水泡开始唧唧歪歪。我们在夜里被包围，你却昭告天下保证八小时睡眠是人类的权利。我告诉你，下回咱们到了前线，杰瑞拿迫击炮朝我们猛轰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你准备好桌椅，铺上桌布，再摆上一瓶花，把老蒙特里叫来专门给你佐餐。”

“接着说啊笨蛋！”麻雀嘟囔着，悻悻然地靠在墙上。

“那么——”克拉多克中士转向全体士兵，“你们喜欢这地方么？”

听到这话，步兵们骚动起来，有人咆哮着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克拉多克中士接着说：“你们最好习惯它，因为朗博尔德上尉刚刚告诉我，咱们要在这儿住下。”

如游行般蔚为壮观的士兵队伍渐渐散去，宽阔的街道回归平静，白炽的阳光浸透路面，颇有催人入眠的功效。流落至此的难民小心翼翼

翼地在街上潜行徘徊，犹如饥肠辘辘的流浪猫，不时低声尖叫着拥作一团。远处传来一阵女人的喧哗，只见一伙人抱着满怀的布料或是整匹的丝绸匆匆跑远，那鲜艳的色彩同他们身上的褴褛衣衫形成鲜明对比。这是在趁火打劫，那所无人看管的商店刚被走投无路的贫民破门而入。间或有步兵纵队步履蹒跚的来到镇上，士兵们无一例外弓着身子，灰头土脸；运输队不时呼啸而过，掀起尘土飞扬；不过此时，大家的行进方向已经各不相同。他们从四面八方的街道涌向这里，又迅速散开奔赴四方。军警在建筑物的外墙上涂抹着箭头和指示标记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，这座刚刚被占领的城镇变成了一个基地，守备部队也随之降临。

士兵们在广场上集合，短暂的休息不足以令人打起精神，身体还是僵硬的，疲惫不堪。哪怕是再轻微的挪动都是意志的胜利。此时，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肮脏，身上的灰尘与疮口，汗水浸透的衣服，都成了痛苦的源泉。朗博尔德上尉说了，队伍需要进行休整，因此留下来行使卫戍部队的职责。各步兵分队需要在镇上几个不同的地方安营，他们马上就可以各自到住处休息了。

上尉环视着筋疲力尽的部队，高声道：“挺起身板儿来伙计们，精神点儿！这些外国佬可是头一次见到英国士兵。他们一钱不值，咱们可得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。我不会唠叨很久的，你们很快就可以休息了。”

士兵们在长官上下打量的目光中挺直身子，有人暗自咒骂，也有人龇牙咧嘴地嘟囔着：“这疯子就是个混账！”这是他们能够给予别人的至高赞誉了，等同于“傻×老混蛋”。离开广场的时候，士兵们重又变得麻木不仁，跟在领队的后面，蹒跚前行，步伐散乱。包着金属头的靴子走在鹅卵石路面上，发出巨大的噪声，在他们穿流而过的窄

街上不断回响。整个步兵纵队组合成三个小分队，像走迷宫一般地蜿蜒穿过一个又一个脏兮兮的街角。人们对时间和方向都没了概念，只是机械性的向前走着，仿佛早就放弃了抵达终点的希望。

他们穿过码头边上的贫民窟，偶尔抬头看几眼街道尽头的大海和军用船只的桅杆。天气凉快了一些，街道太窄，阳光几乎照不进来，但是空气中有了几分轻松的氛围，缓解了墓地一般的阴暗。墙角一堆又一堆垃圾散发刺鼻的气味，混杂排泄物的恶臭。一栋栋房子近乎疯狂地彼此挨着，外墙涂抹得十分简陋，遍布着裂缝、污渍以及红红绿绿的苔藓斑点。木门敞开着，内部的灰暗与狭小一览无余。窗户不过是一个个洞口而已，既没有装玻璃也没有装栅栏。街角古老的水泵还吧嗒吧嗒的滴着水。孩子们挤在房门口和台阶上，肮脏不堪，衣不蔽体，脸色苍白，身体因饥饿而浮肿。士兵们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缩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，眼巴巴地盯着外面，还拼命克制着自己。女人们聚集在楼上的阳台上，瘦削憔悴，有着深色的皮肤和乱蓬蓬的黑发。她们隔着狭窄的街道彼此叫嚷，应和着下面士兵在行进途中发出的噪声。士兵们偶尔瞥见的小巷比这些街道情况更糟，它们太窄了，从中穿过能够同时碰到两边的墙壁，路面未经铺砌，房屋只有一层，比简单堆砌的火山岩洞穴好不了多少。房子里的居民望着外面光明的世界，眼里只有恨。

最终，部队来到毗邻滨水区的一个街角。这条街道不长，却比大多数街道都要宽敞，足以承接温暖的阳光，以及旁人的侧目。街道两旁的建筑都是单层的，远远地挤在道路的尽头，像是挣扎着要去平衡朝海的那两栋高层建筑。这两栋高层中的一栋已经被炸毁，但是位于左手边的另一栋却是完整的，尽管外墙有一些破损和裂纹。那是一栋四层的回字型公寓，巨大的木门可以通向中心的庭院。鹅卵石路面的

中间有一道壕沟状防空掩体，周围聚集着一些镇民。墙边照旧堆砌着各种正在腐烂的垃圾，但是午后的海风吹淡了空气中的恶臭。

“就是这里了。”朗博尔德上尉说。

克拉多克中士看了看街角的门牌，念道，“Via dei Martiri”。

“意思是烈士街。”杰弗里·乔布林告诉他旁边的士兵。

列兵凌四下看了看，不怎么高兴的靠在自己的来复枪上，他的评论依然很具有个人风格，“这儿也还是挺臭的”。

## 第二章

烈士街上的居民无精打采地晒着太阳。再也不会会有轰炸了，这个事实需要他们努力去理解。当沉重的靴子落地声传来，只有十三岁大的西乔·马蒂内利还有力气喊一声“当兵的”，而后飞快跑向街角。不一会儿，他跑了回来，嘴里喊着：“英国人！”

年轻的女人帕洛玛有着丰满的胸部和强壮的臂膀，身着一袭寡妇黑衣。她率先对西乔的话做出反应，惊叫了一声：“男人！”然后用双手将一头乱发往后梳，露出丰润而俊俏的脸庞，把身上的衣服整理平整，走出房间来到街上。

已经有二十个左右的男男女女等在了街上，从避难所涌出来的还有大约十二个人。过去三周他们一直在那儿躲着，不敢走出黑暗，任由污浊的空气和各种排泄物将他们包围。他们极度虚弱，晕眩而茫然，即便是到了现在，警报已经解除了好几个小时，他们还是没勇气回到自己家里去。三十几个老幼妇孺，便是这条街上全部的居民了。青年男子早已在战争中被驱散，其余的人在这三周的炮击与空袭中也纷纷逃离城镇，躲进周围的山中。

士兵们行进到这条街上停了下来，站成三排。老百姓向后退了

退，聚集在道路另一边，沉默不语。两拨人就这样对视着。

他们都在打量着对方，好奇心里透着敌意。其实这两拨人看起来没什么差别，都是既肮脏又疲惫，不像是人倒更像是动物，士兵们靠在自己的来复枪上，老百姓则倚在房前的隔墙上。他们都在盯着自己的“敌人”，因为街对面的那伙人就是过去三周悲惨生活的罪魁祸首。这条街道很宽，要以英里计算，此刻看起来格外的阳光普照、空旷寂静。忽然，一个婴儿哭了起来，小孩子们开始从大人身边溜开。人们看着自己的孩子，目光呆滞，这比看得见的痛苦还要糟。这样的哀伤，是士兵们抵达这里之后看到的第一幕人类感情。孩子们看起来都差不多，瘦小的身躯，巨大的头，动人的大眼睛，脏兮兮的小罗圈腿，掩盖在污垢下面的皮肤有着毒蘑菇一般的苍白色。两个孩子挣脱了父母紧拽着的手，蹒跚地走到街上；其他孩子把脸埋进母亲的大腿，啜泣着。一个孩子彻底摆脱了束缚，跌跌撞撞地朝着士兵走去。一直在队伍中间走来走去的军官，像个茶色的巨人般骇人。他扬起手冲那个小男孩儿吼了几句，孩子虽然没听明白，却也吓得马上逃了回去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冒险上前，来到距离士兵只有几码远的地方，怯生生地站在那里。一个士兵向前倾了倾身子，靠在来复枪上，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噪音。指挥官咆哮着下了一道命令，那名士兵立刻站直，但是孩子们仿佛受到鼓励一般，又向前了一些。指挥官愤怒了，再次发话，军士们把孩子们往回推，动作不大自然，但并不粗鲁。孩子们感到很兴奋，仿佛瞬间有了生气，他们尖叫着闪开身子，对着士兵开心地呼喊。指挥官突然转身，用手背给了其中一个孩子一下。孩子们见状拥作一团，叫嚷着奔回父母身边。一位妇女抓住挨了打的小男孩，低声安慰着，擦干他的泪水。老百姓窃窃私语，但孩子们并未受到影响，有几个已经开始舔起了巧克力棒，其他的也



是兴味盎然。

朗博尔德上尉对于士兵住宿的所在十分满意。这座大型公寓几乎没怎么损坏。院子足够大，可以举行阅兵式，至少在增援部队抵达之前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木门很结实，每到晚上就可以闭门熄灯，以免有人溜出去闲逛。挑高的走廊两侧都有房间，窗棱完好，可以用作警卫室和单人房间。上尉一步步地做出指示，告诉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的书记员，院子的哪一个角落需要建立公共厕所和浴室，一层的哪个房间要作为连部办公室，哪里用作商店，哪里用作厨房。书记员皮戈特跟随指挥官穿过阴暗的走廊，用粉笔在每个房门上做记号，划分三个排的房间。

上尉通过一个天窗爬到屋顶上，说道：“海景不错。胖子，记下来，明天早上之前找两块油布把那边的补丁盖上。我猜这里的雨水不会太多，但稳妥起见，我不会让这儿有机会漏雨。”

下楼的时候他朝屋子里面看了看，然后让皮戈特把通向阳台的落地窗都打开，“来点新鲜空气，让那些吃大蒜的蠢货的气味都散掉”。他在四层阳台上站了一会儿，用手抵了抵栏杆，又用后跟踩了踩脚下两块石板的接合处，然后说：“感觉不太安全，可能是在轰炸中松动了，传我的命令，在此期间所有人远离阳台。”

他向疲惫不堪的下属口授一条又一条指令。在吃上一顿饱饭，洗个澡然后睡上一觉之后，这些士兵未来两三天都不会清闲了。他们得把这个阴沉昏暗、臭气熏天、回音阵阵的洞穴改造成为蜂房一般的军营，井井有条、一尘不染、生机勃勃。为此，每个人都将异常忙碌。即使他们比现在还要再累上一倍，即使他们的人数只有现在的二分之一，朗博尔德上尉照样还是会下这个命令。